

国内首次出版 惟一权威版本

上

反对一切教条和虚伪的思想者。
他永远是年轻人的楷模，因为他代表着未来。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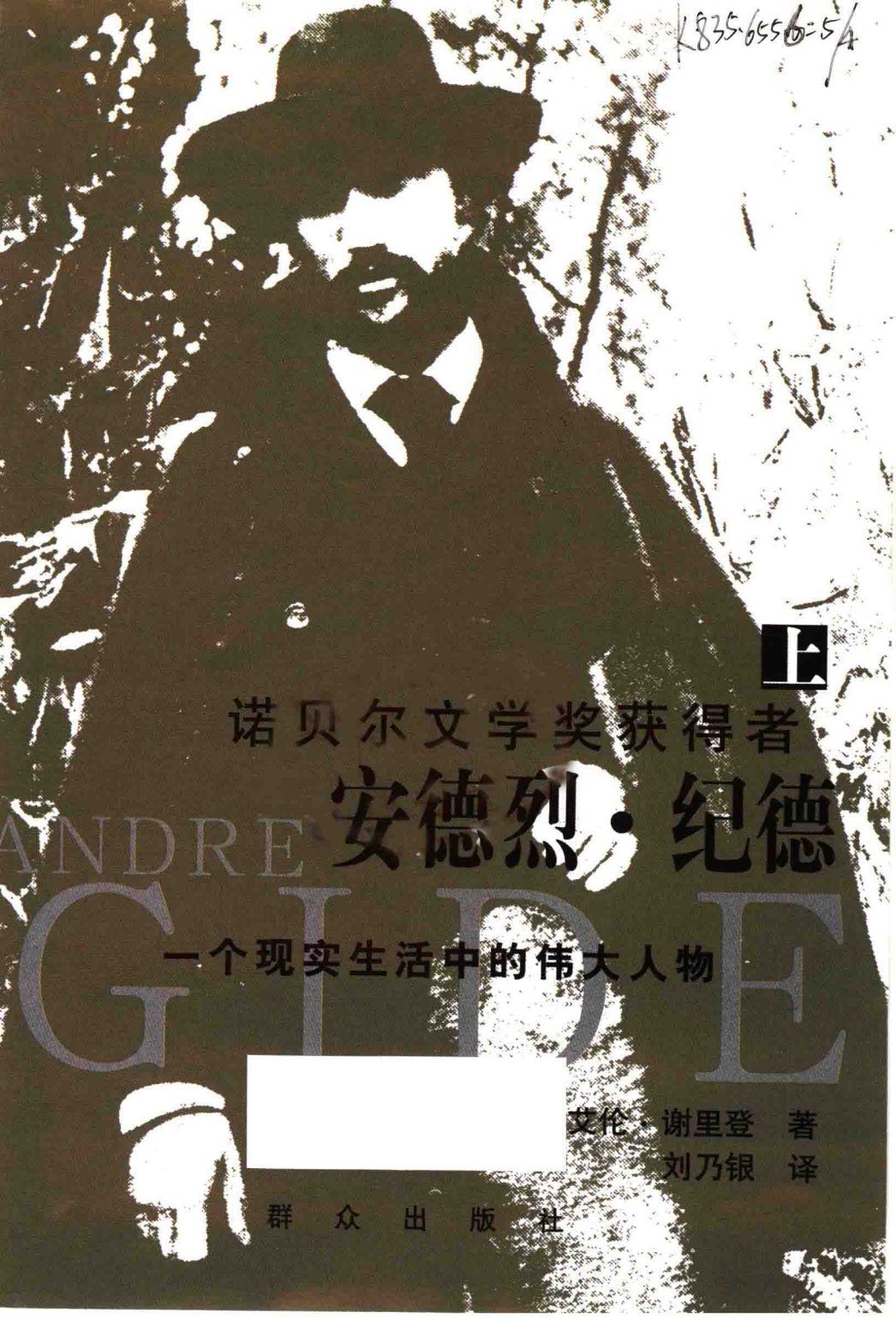
ANDRE 安德烈·纪德

一个现实生活中的伟大人物

[英] 艾伦·谢里登 著

群众出版社

K835.6556=5/4



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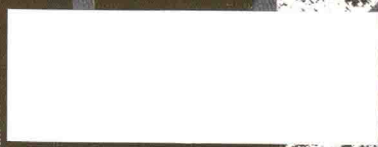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安德烈·纪德

ANDRE

GIDE

一个现实生活中的伟大人物



艾伦·谢里登 著
刘乃银 译

群众出版社



译 序

1947年纪德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他早已是举世闻名的文化名人。在20世纪的前五十年，纪德是法国文学界当之无愧的领袖。法国文坛的后起之秀萨特、加缪等，都曾将纪德视为自己的精神导师。斗转星移，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纪德的重要性日益为人们所瞩目。

纪德的挚友，法国的另外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马丁·杜加尔说过，纪德是一个复杂的矛盾体。纪德不是循规蹈矩的人，也不是人们一般意义上的圣人或完人。他出生于新教家庭，父亲温文而好思，母亲严厉却不免古板，儿子的叛逆性格中其实已经带有了父母的烙印。纪德的一生不停地进行思想探索，一直处于灵与肉的冲突之中。他追求纯洁的爱情，结果并不美满，婚姻徒有其表。后来他瞒着妻子，在婚外生了一个女儿，他的妻子似乎直到去世也不知道事情的真相。其间的原因可能不仅仅是理想和现实的矛盾，或仅仅用生活颓废或灵与肉的矛盾就能解释。纪德具有天才的洞察力。天主教徒曾经希望他皈依天主教，并且做了很多的工作，没有成功，反而引起他的反感。他对宗教本质的认识，在他的小说和其他作品中表现出来。激怒了罗马天主教会后，他的书被列入禁书的目录。纪德对以歌德为代表的德国文化一直很有兴趣，但是对希特勒德国迫害知识分子的行为进行了抨击。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的书在德国以及德国占领区成了禁书。30年代苏联的成就，使得欧洲的一些知识分子很受

André Gide

鼓舞。纪德和欧洲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对共产主义表现了很大的热情。后来他去了一次苏联，却十分失望，写了《苏联归来》和《〈苏联归来〉补》，对苏联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引起了苏联的不满。于是，纪德由苏联的朋友，成了苏联的敌人，他的书在苏联也成了禁书。纪德的一生是思想和行动并重的一生。

纪德的文学创作充满了创新精神，是现代主义作家早期的重要人物。他的作品并不追求巴尔扎克式的或托尔斯泰式的效果。他并不关心情节，或者说，他在创造情节的同时已经在解构情节。所以读他的小说没有读传统小说时的快感。纪德作为一个作家，也在不断地解构自己。他的每一部新作品都是有意识地对前一部作品的否定。但是，纪德又是一个植根于文学传统中的作家，在他的身上最能够体现古典作家的气质。现代的和古典的融合，成了他的作品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纪德很早就引起包括鲁迅在内的中国读者的注意。他的不少作品被翻译成中文。其中，卞之琳先生就翻译过《贖币制造者》《新的粮食》和《窄门》。20世纪20年代，张若茗女士在法国做博士论文的题目是《纪德的态度》。此书1930年出版，受到了高度评价。张若茗同时撰文赞扬纪德的创作，她的研究得到了纪德本人的肯定。不过，由于历史等方面的原因，总体而言，纪德这位文化巨人在中国的境遇也并不很好。今天众多的读者知道纪德，恐怕还是因为纪德系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而并非真的读过他的什么作品。纪德的著作很早就被译到中国，并没有得到人们足够的重视。许多读者，包括译者本人，对和纪德同时代的作者如雨果、罗曼·罗兰、左拉等人的了解，远远甚于对纪德的了解。如今，这种情况正在改变。近年来，纪德的作品在国内重新受到人们的关注。有些作品如《苏联归来》等重新与读者见面。复旦大学教授朱静先生为纪德研究做了大量的工作，对纪德进行了比较全面的介绍和公允的评价。纪德应该得到中国读者和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也正在受到更多的人的关注。



这一本英国学者写的传记《安德烈·纪德：一个现实中的伟大人物》1999年问世以来，好评如潮。这是西方世界第一部翔实而全面地介绍纪德生平的作品。以纪德在文学界的地位，他的生平应该受到人们的注意。由于纪德生平极为复杂，竟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一本令人满意的用英文或者是法文写的，能够较好地概括作家一生的传记。谢里登精通英法两种文字，研究并翻译过萨特、拉康、福柯等人的作品，得到好评。这一本六百多页的传记，行文简洁流畅，对纪德生平的道德、宗教和政治等方面以及同文学关系的处理细致而又巧妙，令人信服。传记作者个别的观点我们也许并不能赞同，但是，总体上，这是一本成功和严肃的作品。相信本书中译本的问世会对中国读者有所帮助。

本书的翻译过程中，得到群众出版社文艺编辑室主任张蓉女士自始至终的关心。上海音乐学院谢为群教授、华东师范大学许光华教授、何慧敏教授和李琪小姐等，都为本书的翻译提供了宝贵的帮助，谨此一并表示感谢。

刘乃银

2001年5月30日于上海

Anna Gao



André Gide

引 言

安德烈·纪德1951年81岁去世的时候,大多数列举20世纪十位最重要的小说家的名单上,都会有他的名字,名单上代表法国的作家只有他和普鲁斯特。长达50年的时间内,纪德是法国最著名的作家。不过,数百万人从来没有读过他的作品,可对他的名字同样很熟悉。长期以来,纪德一直是颇有争议的人物。他的一生,他对道德、政治和宗教问题的观点,比他的文学作品更为人们所知。1947年,纪德获诺贝尔文学奖,这是一个姗姗来迟的大奖,而获奖原因首先是他的“智者”地位。(他最亲密的朋友,“没有争议的”罗杰·马丁·杜加尔,比他年轻12岁,却比他早十年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尽管马丁·杜加尔本人因为获奖而局促不安。)纪德去世一年之后,梵蒂冈最高教区将他的所有作品列为禁书,任何天主教徒阅读他的任何作品都是道德犯罪。这又成了纪德得到普遍承认的另一个原因。教会的通谕恰恰在这个时间发布,或许是由于官僚机构办事拖拉,但是冷嘲热讽者也许会说,梵蒂冈想要确保是自己最后说话,不会遭到反驳。或许,1952年的情形似乎不是这样。不过,甚至罗马的权威也会由于时间的磨损而受到削弱。如果说死后的纪德没有最后说话的机会,他也会笑到最后:仅仅过了十四年,第二届梵蒂冈议会就取消了禁书令,这说明道德方面已有所改善,但是美学方面则大受破坏。禁书令并不是纪德作品第一次受到的强烈谴责。从1936年发表《苏

联归来》时起,前苏联政府和共产党如果不是以法律条文形式加以禁止,也是事实上禁止了他们曾一直奉承和盛宴招待的人的作品。在德国人占领的巴黎,纪德的作品先是部分地,然后是完全地遭到禁止。在这种情况下,自由的温和派避风港斯德哥尔摩的嘉奖,起了很不错的平衡作用。

然而,纪德从一开始并不是写畅销书的名人:事实上,纪德尽可能地避免因畅销书成名。年轻时,纪德出入马拉美的象征主义诗人的圈子,为了目光敏锐但人数不多的一批新诗人写作。他和他的年轻朋友们向往的荣耀,是人们对精湛艺术的承认,而这也许要在死后才能够实现:这不是我们所理解的荣耀。纪德的第一本书,《安德烈·瓦尔特笔记》,发表于1891年,当时他只有21岁,书由作者(或者说作者的母亲)资助出版。(出版商让那些不出资就不可能出版自己作品的作者支付印刷费用,这在当时是常见的事情。)《安德烈·瓦尔特笔记》被说成是同名作者死后发表的作品,甚至没有署纪德的名字。作者有意识地要使这部作品成为第一部象征主义小说,而这在术语上几乎就是一个矛盾。纪德送给了马拉美一本,于是到处有人谈论作者的真实身份。除了朋友的一些评论和卖出去的一两百本外,纪德的第一部作品没有得到人们的注意。此后的二十多年中,纪德出版了约15本书,篇幅或长或短,都是自己出资印刷,售出的书总是寥寥无几,得到人们的注意很有限。后来,《地粮》成为纪德最有影响的书,其问世后的前二十年也只售出500本。然而,纪德的地位和声誉逐年提高,这就是当时法国读书界的特点。在这类问题上发表的观点举足轻重的人,都认识纪德,并且把纪德看做法国最重要的作家之一。

1914年《梵蒂冈的地窖》出版时,出现了某种突破,拥有的读者人数增多。但是书出版之后几个星期,战争接踵而至,书中对轻浮琐碎的生活的描写非同凡响,却不免显得不合时宜。战争结束之前,纪德没有再写小说。1918年,《地粮》重新出版,顿时成为




畅销书——对那些反抗狭隘的门户之见的一代又一代年轻人来说，这本书成了某种圣经。此后几年，纪德大部分早期作品得以重印。50多岁时，纪德终于取得了在法国和国外无可置疑的属于他的地位。在纯文学的层次上，《伪币制造者》无可置疑地是他的代表作，他的地位达到了顶点：这里，他以20世纪20年代的精神，再现了战前《梵蒂冈的地窖》汪洋恣肆洒脱不拘的魅力，同时，也成为本世纪对小说艺术进行思考的伟大作品之一。

纪德的声誉最终建立在他的文学作品之上。但是，和许多作家不一样，他不是个隐士：他需要友谊，并且具有维持友谊的天才。17岁，他在阿尔萨斯学校的那一年，成了皮埃尔·路易的好朋友，此人是未来的皮埃尔·卢维，写作《比利蒂丝之歌》的诗人，这首诗歌后来由德彪西谱曲。（比利蒂丝是纪德和他的朋友保尔·洛朗斯共同享有的一个阿拉伯姑娘，几个星期之后他们又转手给了卢维。）第二年，在亨利四世中学，坐在纪德旁边的是一个颇有文学抱负，后来成为纪德终生朋友的男孩——莱昂·布卢姆。他弃文从政，最后成为法国总理。纪德21岁时通过卢维，在蒙彼利埃认识了一个年轻学生，保尔·瓦莱里，此人后来成为本世纪法国最伟大的诗人：他也成了一位终生的朋友。纪德还见到莫里斯·巴雷斯，当时最有影响的法国小说家；马拉美，法国活着的最伟大的作家；还有奥斯卡·王尔德^①通过马拉美的著名的周二聚会，纪德进入了巴黎文学界的内部圈子。这位超凡脱俗，关心理想世界的诗人住在圣拉扎尔附近罗马大街贫寒的寓所里，他站在起居室兼餐厅的火炉边，令聚集在那里的名流和未来的名流如痴如狂。

1895年，纪德和他的青梅竹马的表姐玛德兰娜·隆多结婚：这场婚姻一直并不美满。同时，他朋友的圈子也在扩大：诗人弗朗西斯·雅姆和保尔·克洛代尔；雅克·科波，此人这个时候正梦

^① 奥斯卡·王尔德(1854-1900)，英国唯美主义作家。——译注。



想成为一名作家,而不是他后来成为的戏剧家;最重要的人是亨利·热昂,这是位一贫如洗的医生和作家,是纪德最亲密的朋友和无数次同性恋业绩中的伴侣,直到1916年,“上帝不让他做朋友”为止。然后,还有让·施楞贝格尔,他和纪德一样,是家境殷实的新教徒家庭的儿子,和纪德一样,已经结婚:纪德帮助让·施楞贝格尔发现自己是个同性恋者。1904年,让的弟弟莫里斯当时18岁,纪德、热昂和他开始了非同寻常的,长达六个月的三角关系,不仅三人如胶似漆,而且,我们感到幸运的是,这种关系用书信记录了下来,虽然,由于这位施楞贝格尔银行的创建者,当时已经90岁的德高望重的一家之主莫里斯的坚持,1976年出版的《纪德-热昂通信集》没有收入这些最能说明当时情况的书信。

1909年,纪德和一群朋友,包括科波、热昂和施楞贝格尔,开始创办一个文学月刊《新法兰西杂志》。月刊受过去的一个杂志影响,名字没有吸引力。这本杂志只是许许多多这样的“小杂志”中新近创刊的一个。这样的杂志卖了几百本给刊物鉴赏家,寿命很少超过一两年。几年之后,这本杂志扩大了范围,经营起图书出版,又有一个年轻人加入。他是舞台监督的儿子,靠着家里给的资金,做起类似经理的工作。这个青年就是加斯东·加利马尔,他将要用自己的名字命名本世纪最辉煌的出版社之一。仿佛这还不够,到了1913年,《新法兰西杂志》的另一个衍生物——老鸽棚剧院——应运而生,这一次由雅克·科波领导;这将成为战争期间法国舞台上最为著名的事件。

大战期间,纪德帮助管理法国-比利时难民所,这是为帮助从德国占领区逃来的比利时和法国难民而成立的慈善组织。和他并肩工作的是诗人夏尔·迪博和一位比利时画家的妻子,叫玛利亚·冯·卢塞尔伯格。玛利亚后来成为纪德最知心的朋友之一。1915至1916年,纪德的情绪非常消沉,这是真正的“灵魂的黑夜”。这段时间内,在他写的《你也一样……?》中,他奋力反抗他所认为的上帝(天主教的上帝)和魔鬼对他的精神领地的双重进



犯：同是这个上帝在法国文学界频频告捷，一些人皈依了天主教，另外一些则重新回到教会的怀抱。

1917年，“黑夜”被黎明的曙光驱散。曙光来自较为熟悉的新教，体现在马克·阿莱格雷身上。马克的父亲埃利·阿莱格雷牧师，是纪德家的朋友，曾将18岁的纪德第一次带到伦敦，并且做他婚礼上的男宾相。战争时期大部分时间，阿莱格雷牧师在非洲传教，他的孩子称纪德为“纪德叔叔”。这位纪德叔叔常常和阿莱格雷牧师的家人住在一起，在经济上帮助他的妻子，并且努力让留在家里的孩子开开眼界——两个大儿子在部队服役，直到战争结束。1917年，47岁的纪德爱上了16岁的马克。当时的马克已经开始反抗自己狭隘的新教教养；马克以自己的方式，报答了纪德的感情。1918年，纪德又将马克带上了去伦敦的长途旅行，其中大部分时间在剑桥附近的格兰特切斯特度过。在剑桥，纪德首次见到法国画家西蒙·布西的妻子，利顿·斯特雷奇的妹妹多萝西·布西。布西一见钟情地爱上了纪德。她时年53岁，其貌不扬，戴着眼睛，比纪德年长四岁，她的一切条件都对她不利。但是，她对纪德的感情始终不渝，直到最后一刻。她成了纪德主要的翻译家。

纪德和马克1920年再次到英国（和威尔斯），这一次陪同前往的是贝特，即泰奥和玛利亚的女儿，30岁的伊丽莎白·冯·卢塞尔伯格。贝特七年前在德国和吕佩尔·布鲁克有一段简短的恋情。她曾想为吕佩尔·布鲁克生个孩子，现在又迷上了马克。纪德发现自己处于一个异乎寻常的三角关系之中。结果，马克并没有给贝特一个孩子。三年之后，这个荣誉落到纪德身上，这是纪德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尝试。

1924年，纪德终于出版了《科里东》，这是他讨论同性恋的“苏格拉底式的对话”。他构思这本著作花了将近30年时间。纪德知道，即使在20世纪20年代的巴黎，他出版这本书也要冒着被社会放逐的危险，而且会对玛德兰娜造成进一步的伤害。玛德兰娜

André Gide

为了免受感情伤害，已经很长时间不去阅读纪德写的大部分作品了。尽管如此，纪德不顾他所有朋友的劝告，仍然我行我素。有悖常理的是，我们将《科里东》的出版归之为纪德身上保留的，并且一直保留的“新教的良心”：他感到必须为自己看到的事情真相“作证”，而这个真相处于他存在的中心位置。

1925年，纪德和马克踏上了为期十个月的西部非洲之路，系由法国政府正式邀请成行。马克做了许多前期的研究和资料收集工作，留下几百张照片和很多胶卷，后来，马克将这些编辑成一部影片。这是马克电影导演生涯的开始。在纪德这方面，此行产生了两本书：《刚果之行》和《乍得归来》。与其说它们在政治上谴责了殖民主义，不如说它们谴责了大橡胶公司无法无天的剥削行为。整个行程，很容易得到男女两种性别的性伴侣，而这种伴侣也很多。马克同时发现了自己对青年姑娘的嗜好。

纪德的非洲经历，标志着他日益发展的社会良心新的阶段，而到了20世纪30年代，这又使他成为共产党的同路人。像数百万其他的人一样，纪德迷上了苏联和共产党的主张：他是富有激情而又诚实的人，总是认为别人说的都是真话，直到相反的证据出现才改变看法。他渐渐地发现，这些人说的不是真话，于是怒不可遏。1931至1936年期间纪德和共产党的关系，让人们看清了党的思想方式，以及路易·阿拉贡、伊利亚·爱伦堡这样的共产党员操纵纪德这样声名显赫的同路人的手腕。人们说服他，有时是欺骗他，去主持前线组织的群众大会：《梵蒂冈的地窖》在党的日报《人道报》上分期连载，他的俄文全集很快一卷接一卷出版。

1936年，纪德到了苏联后，参加了匆匆安排的高尔基追悼会，在俯视红场的观礼台上发表讲话，而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就站在他的身边。在莫斯科郊外的一个别墅，他见到了帕斯捷尔纳克、艾森施泰因和伊萨克·巴贝尔，还有许多纪德访问期间计划会见的人，其中资格最老的是布哈林。纪德已经对苏联有很多疑虑，非常希望他的疑虑能风吹云散。甚至在写作《苏联归来》时，




André Gide

纪德依然希望对这个“社会主义祖国”做到尽量公正。党做了一切能够做的事情，想要阻止他出版这部作品，阻止它对“民主的力量”可能产生的破坏作用，阻止它奋起打击西班牙的法西斯主义。此书的出版也使纪德蒙受天主教徒偏执狂极为恶毒的诋毁。《苏联归来》是世界范围的畅销书，在某种程度上抵消了在苏联的版权损失——纪德是少数几个可以在苏联出版作品，享受外汇支付所得稿费的作家之一。现在，他名望越来越高。

这个时候人们一致公认，纪德是我们这个世纪十几位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不仅如此，没有哪一位享有如此地位的作家一生如此丰富多采。我们作为读者，阅读他的自传体作品，他的日记，他的卷帙浩繁的通信和其他人的证明文字，以了解他的令我们感到有趣的生平。此人的一生不仅从事艺术创作，而且在日记中反思这个创作过程，将他的作品朗读给朋友听，和他们一起讨论；此人不仅认识他自己的国家所有重要的文学人物，认识德国和英国的许多重要作家，而且和他们有书信往来；此人每天在拉丁文、法文、英文和德文的经典作品中汲取营养，一生大部分时间在圣经中汲取营养；此人评说当时的道德、政治和性的问题；此人的文学作品和他的生活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其复杂程度远远超出了人们的预料。撰写一部文学传记，几乎没有比纪德更为适合的传主。

但是，不应该把纪德的作品看成传记作家自己作品的素材：它们独立存在的价值必须得到尊重。在文学传记的混合形态中，作者必须既是文学批评家，又是历史学家。篇幅的限制不允许对每一部作品做长篇大论的分析，但是文学传记作家有义务勾画出传主如何将人生的材料变为作品，勾画出他的作品形式上的结构，它与其他作家的关系，以及作品出版时如何被人们接受。不过，传主的人生也有自身独立存在的价值：它不需要用作品来证明它的正确性。它是历史的一部分，因此也是我们的历史；没有历史，我们就像是没有记忆的个人，并不完全成其为人。纪德



这样的人生,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藉此可以观察我们这个世纪的历史和史前史,可以间接地去体验一个人如何经历一个世纪的诞生,而这个世纪经历过前所未有的技术变革、经济发展与崩溃,经历过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两次世界大战、新产生的对殖民地人民和妇女的关切,经历过一个独特的沉耽于物质享受和精神成就的国家中,罗马和莫斯科这两个当时教条主义的权威和严格的整齐划一体制的高峰,对知识分子骇人听闻的控制。

也许,我在一开始就应该承认,我没有任何关于纪德的理论。我已经和以前自己曾经做过的不再一样,我不再相信人类在一般意义上理解纪德的努力,无论这些努力致力于心灵还是精神,社会还是文化。为了解决这样的难题,我已经浪费了太多的时间,而这些时间本来应该研究具体的人类创造。对我来说,神学、心理分析、马克思主义等等,这些高深的理论说到底都是虚构而已,它们并没有声称是诉说真相的虚构作品那么富有教育意义,那么有趣。我也几乎没有什么时间来考虑它们的那些较为年轻,然而更加老练,但是一点也不更具个人特点的姐妹们,它们使用的自我贬毁的前缀“解——”和“后——”,半认真地和它们自己的虚构性开玩笑。放弃一般的解释并不排斥对人类活动所持的种种看法,不过,这些看法应该来自具体的活动,也许仅限于具体的活动。一点点地建构它们,并不需要时髦的(或者说不再时髦的)魔杖。我希望这本书的读者就是用这样的方式,一点点地获得对纪德越来越复杂的看法,就像人们了解,或者是不了解一个朋友。也许有人会指责我依靠时间顺序的老方法,死抱着日期不放,从而放弃了对解释的寻求。我承认喜欢日期:阅读像传记这样的叙述时,我的确希望了解叙述的事件发生的年代。(这本书的读者会发现,右页的上方都有正在讨论的事件发生的年代。)年表本身不能解释任何东西,但是它为一个生平的叙述提供中性的框架,日期就像路牌,告诉我们离自己的目的地还有



多少英里,这目的地在一部传记中,就是我们最终下车的地方。

关于纪德的批评作品很早就已开始:纪德去世的时候,已经有80多部。从那时开始,评论作品如洪水而至。每一年都有新的博士论文。1968年,纪德还活着的朋友创立了安德烈·纪德之友会。这个值得赞扬的组织出版一份《会刊》(季刊)和一份《札记》(年刊)。但是,纪德的传记则是另外一种情况。首先,直到最近,传记才开始变成一个非常具有法国特点的形式。通常认为,英国人擅长写传记。碰巧,作为起跑的第一部纪德传记是一位英国人写的,他是多萝西·布西的朋友,在英国博物馆图书馆工作。乔治·佩因特1951年出版了他的文字简洁(192页)的《安德烈·纪德——批评的和生平的研究》。(16年之后,他的篇幅较长,较如人意的《普鲁斯特》已经出版,于是他将此书修订再版,但篇幅仍显单薄。)在寥寥可数的篇幅中讨论如此丰富的内容,看起来也可以算做某种成就,但是,大部分内容未能在书中讨论。英国人在佩因特之后没有后继者:这一领域留给了法国人。1956至1957年,医生、心理分析学家、纪德的朋友让·德莱出版了他墨畅翔实两卷本,1250页的《安德烈·纪德的青年时代》,但是只覆盖了纪德一生的前26年。1977年,这一特别的接力赛由克洛德·马丁继续,他计划出版两卷本的《安德烈·纪德的壮年时代》。就篇幅和涵盖的年代比例而言,第一卷甚至超过了德莱的传记:600页用来叙述七年,另有80页的系列评论。第二卷时间跨度是1902至1919年,第一卷的广告中宣称此书即将问世,却从来没有露面。同时,1970年,皮埃尔·德布瓦代弗尔,当时是法国驻伦敦大使馆法国文化顾问,出版了原计划为完全的两卷本传记的第一卷。第一卷文笔过分拘谨,带有倾向性,有时不够准确,一直讨论到1907年。和马丁的情况一样,德布瓦代弗尔的第二卷没有出现。1986年,让-雅克·蒂埃里出版了一本简短的(180页)《安德烈·纪德》:这部作品粗糙拙劣,怪诞不经,一位曾经协助编辑七星诗社的《长篇

小说的人出版这样的书不免令人匪夷所思。一部写得糟糕得多的传记，是埃里克非·德绍特的《纪德：“当代重要人物”》(Gide: Le “contemporain capital”), 1991年出版。最近由皮埃尔·勒帕热写的《安德烈·纪德：身负使命者》(André Gide: Le Messanger, 1997), 是一部力作，逐年讲述纪德的生平故事，每一年篇幅不足4到5页。但是，在描写一位伟大作家的传记中没有对作品的任何分析，这未免令人吃惊。很少有写一位重要的文人传记的作者，面对的竞争如此微乎其微。

要写一本纪德的传记，材料首先来自他自己的《日记》，《假如麦子不死》(他对儿童和青年时代的叙述，到1895年他的母亲去世为止)，其他自传性质的作品包括，《现在活在你心中》、《但愿如此》和游记(两本关于非洲，两本关于苏联)。然后还有多达数千封的书信，大部分在雅克·杜塞的文学图书馆，许多在巴黎国家图书馆，其他的信件收藏在其他地方。迄今为止，出版的书信集超过30本，有的分为两卷出版。其中，有的书信集由里昂大学出版社出版，但是这一重担的大部分，由对其创始人令人赞颂地崇敬的加利马尔出版社承担。来自第三方的最重要的来源，毫无疑问是《小妇人手记》，分四卷，出版时为《安德烈·纪德札记》(第4至7卷)，时间跨度从1918年到1951年纪德去世。其他重要来源是纪德的朋友的日记，特别是罗杰·马丁·杜加尔的日记(三卷，加利马尔，1993)、雅克·科波的日记(两卷，西格斯，1991)和罗贝尔·莱韦斯克的日记(里昂大学出版社，1995)，还有两本朋友写的书，让·施楞贝格尔的《玛德兰娜和安德烈·纪德》、马丁·杜加尔的《关于安德烈·纪德的笔记》。

我提及纪德的作品时是用它们原来的法文名字——只是在提到翻译本的时候才使用英文名字^①。我感到有必要或多或少地离开纪德翻译者的作品，我一开始的时候就颇为这一点感到惊讶。

① 部分英文翻译在中文译本适当位置出现，不另注出。——译注

安德烈·纪德

我必须感谢许多“安德烈·纪德之友”的帮助，包括卡特琳·纪德、让·朗贝尔、让·梅耶尔、罗杰·肯普夫、皮埃尔·马松、彼得·福塞特和帕特里克·波拉德，感谢杜塞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我还应该感谢赖特巷(Wright's Lane)的三位智慧的女性朱利叶·安南、海伦·多尔和安冬妮亚。（我曾很想称她们为女哲人，但是打消了这个主意。）以及作家基金会提供资金，资助了本书的写作。

André Gide



纪德，1877年，7岁